

「喜豔親王」劉喜奎

丁兆豐

一個乖乖五十元！

中外雜誌五卷五期，劉健羣先生「三國漫談」文中，曾記有劉喜奎五十元一吻的趣聞。五卷六期又載有擷先生「劉喜奎顛倒衆生」一文，六卷六期更有田維平先生寫「藝壇奇女子劉喜奎·樂蒂」，這三篇文章去今已歷兩年，但是經由中外雜誌一再提及的劉喜奎，猶仍爲人津津樂道，引爲茶餘酒後的最佳談助。由此可見劉喜奎確爲一代尤物，而她平生事迹的曲折離奇，堪稱古今奇觀，不同凡響。

從而使筆者興起到處搜集劉喜奎軼事軼聞的興趣，有的得自老一輩人的娓娓細訴，有的得自民初報章雜誌，多時以來，積卷盈篋，於是便想起何不整理成文，以供中外讀友同好一讀，這便是筆者草此燕文的經過。

田維平先生曾謂劉喜奎和樂蒂，是他幾十年來僅見的兩位色藝品德三者兼美的女藝人。實則，從民元到民國十二年，以劉喜奎的風靡故都，紅遍菊壇而論，即使說那十二年間是劉喜奎的時代，也不爲過。當劉喜奎在三慶園演唱時期，連伶王譚鑫培（叫天）都深所感到此豸聲勢咄咄逼人因而發過「現在我是男的唱不過劉鴻聲，女的唱不過劉喜奎了」的感慨。劉健羣先生切記五十元一吻趣聞，我還找到了當年北京小報上爲此而作的一首打油詩：

「冰雪聰明目下傳，戲中魁首女中仙，何來急色兒唐突，一個乖乖五十元。」

男子一見去妻妾

又有長歌一首，描寫劉喜奎轟動九城，顛倒衆生的盛況，讀來可知民初的劉喜奎，鋒頭遠在前些年轟動寶島的梁兄哥凌波之上：

「天之美有朝霞與夕虹，地之美有西湖隴蕩玉女幟峯，室廬之美阿房宮，陣有牡丹芍藥蓮，樹有垂楊柳梧桐，鳥則鳳凰孔雀錦鷄雉，獸則文豹斑狸金絲猓。惟人亦有之，女子劉喜奎，梨園第一紅，豈惟梨園？男如宋玉，女如西施，凡諸美人一掃空。遠山之眉瓠犀齒，春雲爲髮秋波瞳，其心八萬四千五百六十有七竅，一竅一窈窕玲瓏。何物老翁媪，造此絕色女，想其下手時，慘淡經營苦，日月合璧五星聚，萬神交會起雲雨，合十二萬年美人一鍋糞，摺取精華供吞吐，絲毫不妥即改組，然後眉目髮膚次第舉，恰如初寫黃庭到好處，穠纖修短中規矩，不容增減一分許。嬌羞靈豔妙難數，牡丹能行鳳能語，天若見之腰寒暑，地若見之平險阻，鳥見之不飛，獸見之而舞，人見之者，饑有稷黍，寒有衣褚，羸疾有藥暗有炬，死入地獄，謂我曾見劉喜奎，即時刀山劍樹無痛楚。京都名士如蠅毛，日逐喜奎之車後，奔走而呼號；老者雜其鬚，少者澤髮如脂膏，富翁懷鈔億萬錠，貧兒典衣褐踞坐台下如猿獠。喜奎一登場，呼聲聲響響，喜奎一啓唇，衆人醉醇醪，口角流涎兩眼直，寂伏不動肩骨高。喜奎眼光爛如電，一閃閃徹萬人面，人人自謂承光輝，豈知電影無留戀。此電穿入長安城，城中有人兩眼如山精，乾電濕電巧相遇，不用手招因目成，雖然自成形成未接，此人對天誓願七。一願化蠶口吐絲，月月喜奎胯下騎；二願化棉織成布，裁作喜奎護褶袴；三願化草製爲紙，喜奎更衣常染指；四願化水釜中煎，喜奎浴時爲溫泉；五願喜奎身化筆，信手摩挲攜入直；六願喜奎心化我，我欲如何無不可；七願喜奎之母有特權，收作女婿丈母憐。凡此七願者天地神祇罔不聞，奈何衆狂且。無端唐突空云云，屠門大嚼且快意。美

人劉喜奎，寧與爾遭通殷勤？喜奎喜奎卿勿出，肌膚雪白長風日，喜奎喜奎卿勿藏，一日不見思斷腸。喜奎喜奎卿愛肉食耶？以我心肝炊胡麻，喜奎喜奎卿亦傅粉否？以我骨髓塗汝手。自有乾與坤，未見喜奎美婦人，上帝素板板，不然躍御座求轉輪，來與喜奎締婚姻。集合五十洲黃金白銀真珠珊瑚金剛石，難與喜奎比價值，女子一見慚恨不肯食，男子一見歸而去妻妾。如來一見悔爲佛，聖人目逆之曰此誠古今一尤物！歌喬曼玉聲繞樑，舞迴嬌汗蓮花香，幾生修到青驄馬，日日駕車馭喜娘。」

滿清末造，由於慈禧的縱情聲色，醜濁皮黃，老太太一開風氣，王公大臣，難免上行下效，變本加厲，乾脆買些女孩子在家裏，請師傅教她們唱戲。漸漸的，就成爲生旦淨末一應俱全的戲班子。宴客自娛，叫她們粉墨登場，演唱幾齣，這便是我們中國坤伶的起源，坤伶原爲王公府第所蓄，在平民百姓眼裏，當然是「此曲祇應天上有，人間那得輕易聞」的了。祇不過，辛亥革命，滿清覆亡，滿清的王公親貴，猛可的從青雲裏直栽下來，惶惶然如喪家之犬，收入斷絕，坐喫山空，既沒有那份心情，也不再富有富裕的財力，來豢養食指浩繁，開銷奇大的戲班子囉，於是，「昔日王謝堂前燕，飛入尋常百姓家」，戲班子裏那些女孩子們，只好分別給些銀兩，放她們出去獨立謀生。這些女孩子從北五省，流落到長江各埠，上海、廣州，或者自行組班，或者搭人家的班子公開演出，直到這個時候，平民百姓方始見到坤伶——亦即女戲子在舞台上出現。

易實甫戀劉七願

凡是有坤伶參加演出的平劇，通常都叫做髦兒戲，唯獨廣州，有個特殊名稱，謂之蕩子班。不論髦兒戲也好，蕩子班也罷，在舞台上出現之初，若就唱做功夫而言，總比原有的戲班要差一級，試看民國的四大名旦：梅蘭芳、程硯秋、尚小雲、荀慧生一概都是男扮女裝，就可以知道，坤伶要想唱得出人頭地，紅遍氍毹，那的

確很不容易。然而，「食色性也」，坤伶畢竟還有使觀衆爲之迷戀的另一套本錢，因此，在民國二年至十二年間，便有一位出類拔萃，如日中天的熠熠紅星脫穎而出，她便是曾被三湘名士，故都報人，封之爲「喜豔親王」的劉喜奎。

劉喜奎並非王公親貴府邸戲班子出身，她是天津楊柳青鄉間的一位農家姑娘，因爲家境不好，跟着父母雙親到天津謀生，經人介紹，拜了個名不見經傳，師父去學梆子戲。梆子是地方戲劇，屬於秦腔的一種。又分爲山西、陝西、山東、直隸、河南五大類，五大類之下還有因地域性的分別。劉喜奎所學，則是直隸梆子裏的一派，名叫天津梆子。就內行的說法，天津子柔媚軟弱，同於鄭聲，可以說是靡靡之音，自難登大雅之堂，不過，也有許多聽厭了其他各類梆子的殺伐之聲的，反倒樂於一聽這種鄙俗的腔調。

然而，唱梆子戲的和唱平劇的，無論在社會地位、收入、和境遇上，都有很大的距離。在故都北京演出又跟天津碼頭演唱不大相同。「人往高處，水向下流」，劉喜奎自亦未能例外，當民國二年，北京城裏成立崇雅女科班，開始有坤伶登台，她便也滿心嚮望着能更上層樓，成爲髦兒戲中的一角。這個願望，不久便給她很輕易的達到了，正其因爲她有足夠的本錢，她本人長得漂亮，上起台來的扮相更美，因此她起先在北京中和園掛牌，其後又改入三慶園。登台亮相，爲時未幾，便成爲「梨園第一紅」的名坤伶，被詩人比之如朝霞、夕虹、西湖、雁蕩、玉女、峨嵋峯、阿房宮，乃至芍藥、牡丹、紅蓮、垂楊、檉梧與楓、鳳凰、孔雀、錦鷄、文豹、斑狸、金絲絨。故都顯曲周郎，莫不對她讚美歌頌，魂牽夢縈。

當年拜倒劉喜奎石榴裙下，爲之茶飯無心，神魂顛倒，甚至鬧出無數怪劇、醜劇的顯曲周郎，竟然上自北洋總統，下迄販夫走卒，引車賣漿者流。不過其中傳聞最廣，趣事特多的則爲三名北洋軍閥，兩位才子報人，和一名陸軍部的科長崔承熾。因此本文就他們六位和劉喜奎之間的許多內幕祕勿，軼聞軼事，一一據實道來。

——其中關於那位亞細亞報名記者劉少的一段，「喜奎顛倒衆生」一文中已經寫得很完備了，爲免浪費中外篇幅，此處不再重贅。才子則爲「龍陽才子」易順鼎，字中實，又字實甫，亦作碩夫，號哭庵，他自幼卽有神童之名，才思橫溢，文名藉甚，他曾是湘綺老人王闈運的及門弟子，和楊度、齊白石同列門牆。也曾師事張之洞，以樊樊山（增祥）爲友，光緒年間中舉，做官做到廣東欽廉道。著有四魂集、詞集、詩集、經史雜著、盾鼻拾遺等書。在中外雜誌迭有佳作發表的易君左先生，便是哭庵先生的哲嗣。哭庵先生之戀劉喜奎，在上列長歌一首中寫得非常明白，那便是自：「城中有人兩眼如山精」一句起，直到「凡此七願天地神祇罔不聞」爲止。中外讀友不妨反覆吟詠，有以玩味。因爲，上列長歌之中所列舉的「七願」，正是根據龍陽才子所發表的一篇「喜奎打」中所引來。

除了易哭庵先生，名詩「彩雲曲」、名作「樊山判牘」的作者大名士樊增祥（樊山），也是每天必到中和園、三慶園，專捧劉喜奎的當時名流之一。還有前文所記的那位「乖乖一吻五十元」的強吻罰鍰少年，也是力捧劉喜奎的常客，而且來頭還相當的大，他是北洋之虎，繼袁世凱而爲北洋第一號人物段祺瑞的姪兒，他在衆人稠稠，衆目睽睽之下公然擁住劉喜奎，強予一吻，被警伯當場抓到，押到首都警察廳後，問他姓名，他堅不吐實，逼到最後還是報了個假姓名罰鍰五十元了事。臨出警廳大門的時候，他還洋洋得意的說：

「值得，值得，總算是我贏了。」

原來他是跟朋友打賭的，他敢當衆強吻劉喜奎，不但罰鍰由朋友們攤份子，大夥兒代出，而且還得請上一桌酒席呢。

北洋軍閥之中第一個追求劉喜奎的，是爲袁世凱麾下的一員大將——張勳。

忠勇親王猴急記

張勳是滿清忠狗，民二北洋軍閥大舉南下，攻佔南京，大「打起發」，縱容所部滿城搜劫，姦淫燒殺，無所不爲的所謂「辦帥」，民六復辟醜劇的第一主角。他的基本隊伍定武軍也就號稱「辦子軍」，一直到民國六年被段祺瑞馬廠誓師，予以擊潰後，仍然在腦後拖條豬尾巴。但是這位椎魯不文的莽夫，却迷於劉喜奎的聲音，對她一往情深，用心良苦，還曾演出過「攆姨太太」、「割鬚示愛」的滑稽戲。

初親劉喜奎的豔姿豐采，是在民國二年，張勳在北京江西會館做壽，演了幾天的堂會戲，居然把北京城裏所有的坤伶一概召齊，徵歌逐舞，品頭論足。張辦帥一眼看中了劉喜奎，起先他以爲只要大帥肯賞兩文，區區一名女戲子焉有得不到手的道理？派一名副官到劉喜奎家去傳喚。殊不料劉喜奎潔身自愛，冰雪聰明，她非同尋常坤伶可比。早在她下海獻藝之前，便跟她父母有言在先，小姑娘拋頭露面，粉墨登場，她賺來的包銀賞賜和外快，一律交給父母雙親，任憑他們怎樣支配花用。就祇有一點，她將來嫁人，婚姻對象可得由她自家選擇。她的父母也應允了她這個挺合情理的條件，因此，當張辦帥的副官奉命交涉，一開頭就碰了個軟釘子，劉喜奎的父母說是：唯獨姑娘的婚姻大事，咱們老兩口子做不了主，只好請張大帥多多海涵。

劉喜奎越是不答應，張勳便越加猴急，他讓他副官一趨趨的往劉家跑，把身價銀都一再加的加到十萬大洋，使劉喜奎的父母着實怦然心動，大有允意。可是劉喜奎本人一個勁兒的搖頭拒絕，叫她父母也是莫可奈何。其後不久，癸丑二次革命爆發，張勳奉袁世凱之命，統兵南下，攻陷南京，報了辛亥那年，民軍進攻，他所部潰敗，開城逃跑的那「一箭之仇」。涪升蘇督，「開府」金陵，娶了另一位名坤伶王克琴爲三姨太，後來再陞北政府的長江巡閱使，坐鎮徐州。在得意風光上，他便漸漸的將劉喜奎淡忘。然而，到了民國六年，黎元洪、

段祺瑞的府院之爭，鬧到正式決裂，段祺瑞一怒辭職，住到天津。黎普薩在新華宮裏，金錢武力，悉付闕如，他爲鞏固自己的政權，不惜引狼入室，請張勳率定武軍北上。張勳帥抵達北京後，六月三十日晚，北政府的好佬們，特地假江西會館唱了一晚上的堂會戲，歡迎這位大兵出身的辦帥張勳。堂會戲的角兒，當然也請了美貌如仙，時正紅遍甌瓠的劉喜奎。舞台上的蓮步輕搖，一顰一笑，又讓張勳看得心猿意馬。神魂顛倒，但是很不湊巧，這夜十二點鐘他要派人去邀北京城的四位軍警最高長官：陸軍總長兼參謀總長王士珍、步兵統領江朝宗、陸軍部督辦訓練陸軍事宜的陳光遠，和京師警察總監的吳炳湘，打算把他們當場扣留，然後脅迫他們一道進入清宮，請廢帝宣統下詔宣告復辟。所以他不得劉喜奎的那一齣大軸戲唱完，便托詞與辭，匆匆離去。回到他的魚池子京寓，調兵遣將，緊急部署。十二時王、江、陳、吳陸被他的辦子軍「請」到，張勳便以霸王硬上弓的姿態，帶了四位北政府的統兵大員，到清宮「奏請」宣統重登大寶，復正帝位。

辦子軍掌握了北京全城，宣統復辟醜劇終告揭幕，宣統一日之間連下十九道聖旨，在第三道聖旨上宣統以張勳爲政務總長兼義政大臣，第七道聖旨上復命張勳兼任北洋大臣兼直隸總督，第九道聖旨上錫封張勳爲忠勇親王。自此他獲得了一人之下，萬萬人之上的無比崇高地位，空前未有之龐大權力。在這種情形之下他要娶一個唱戲的劉喜奎，作他的無數房姨太太之一，那還不是輕而易舉，叱咤可辦的事嗎？詎料，事實却又大大的不然。

莽張勳割鬚示愛

當忠勇親王張勳派副官，馬弁到劉喜奎家去「討人」，劉喜奎的答覆却依然是敬謝不敏。他表示張勳一定

要以勢相強，那她就唯有以死爲拒。張勳還挺怕弄假成真，玉人因而香消玉殞哩。他再三再四的央人前去「求婚」，劉喜奎被他逼得走得無路，祇好施出拖兵之計，提出如下的三項條件：

一、剃鬚。

二、她要力行一夫一妻一妾制，請張勳將所有的姨太太，一律遣散，而且今後還不准再娶。

三、她要張勳提供愛情保證金，數目是二十萬大洋，並且限定以她的名義，存入外國銀行。

在這當兒替劉喜奎出主意，同時還代劉喜奎和張勳來人洽商條件，進行談判的，是一位北洋大學生，外號夜壺張三的張漢舉。夜壺張三是一家晚報的社長，安徽人，平時奔走北京權貴之門，跟北京伶界名角都很熟悉，消息相當靈通，他知道張勳其貌不揚，全仗三縱鬚鬚，裝點門面，使他的神情模樣，顯得更威武些。所以在劉喜奎所提的三條件中，頭一條就給他出了個大難題，叫張勳把他心愛的鬚鬚剃去。

果不其然，張勳在一聽說劉喜奎所提的條件以後，對於第二、三兩條，表示絕無問題，一定照辦。唯有第一條要他剃掉鬚子，他認爲是強人所難，尤爲毫無必要之舉，於是他再派人前往情商，可否將這第一條予以豁免。劉喜奎那邊的答覆則爲三項條件必須全部辦到，但缺其一，這門婚事就算告吹。

於是雙方爲了張勳的鬚子剃與不剃，展開了唇槍舌劍，一場激辯。張勳派來的人說：

「咱們王爺身爲朝廷柱石，國家棟樑。怎能爲了娶一房妾，就把鬚子也給剃了呢。這碼子事一張揚開去，豈不是要騰喧中外，貽笑大方了嗎？」

那夜壺張三，偏能振振有詞的答道：

「唐少川（紹儀）當過北政府的第一任內閣總理，還有第四位內閣總理熊秉三（希齡），他二位都在結婚的時候，奉夫人之命，剃過鬚子。唐、熊二公，地位該不比親王差到那裏去吧。他們的鬚子能爲夫人而剃，王

爺又爲什麼不可以？」

說得來人無詞以對，祇好回去據實相告，張勳當時正在極力想把喜喜奎討到手，朝思暮想，心癢難搔。一咬牙，便答應先剃領下的那一半，留兩撇八字鬚，充充門面。可是劉喜奎仍然不依，他讓夜壺張三代言，要剃就全剃，否則的話，那就表示張勳對她並無誠意。張勳命人再去求情，說是上面一半鬚鬚，等到洞房花燭過後，立刻便剃，然而劉喜奎還是執意不依，他堅持要剃就全部剃光，只要張勳的嘴巴上還留得有鬚子，她寧死也不嫁過去。

就由於夜壺張三代獻計，鬧出了這一場剃鬚子風波，方始保全了劉喜奎的清白之軀，不曾落入虎口，壞了辦帥張勳的慾壑。因爲，拖兵之計果然奏效，張勳正在北京城裏大過特過他忠勇親王大清宰相的癮。

曹大帥辣手摧花

。銳曹的魁花了佔。花催手辣

民國六年張勳復辟之役，定武軍北京兵變，佔據全城，北洋大總統黎元洪逃進了東交民巷日本使館武官須藤少將家裏，他臨出公府之際，聽從了前任總統府祕書長張國淦的意見，命時在南京的副總統馮國璋代行大總統職權，再度起用他的政敵，遷往天津的段祺瑞爲內閣總理。七月三日，段祺瑞便帶領他的班底，南



「喜喜親王」劉喜奎

下馬廠，以直隸督軍曹錕麾下的第三師第六旅吳佩孚、第十六混成旅馮玉祥，和第八師李長泰等部爲主力，迅即組成了實力強過張勳在京部隊十倍以上討逆軍。當天，在馬廠誓師，兩路人馬齊向北北京猛撲。張勳帶到北平的定武軍，人數不到三千，裹脅而來的京畿北洋部隊如第十一、十二、十三師，更是一俟討逆軍來臨，立刻反戈相向，參加了討逆軍的壯大行列。因此，定武軍拚命的頂了幾陣，七月八日，大部份已被討逆軍所解決。尤其八日那天討逆軍派了一架飛機，飛臨清宮上空，在紫禁城的一片空地上，投了中國軍事史上的第一顆炸彈，幾乎把張勳的魂都給炸掉了。所以，張勳慌忙逃入荷蘭使館。京師的定武軍殘餘全部繳械，連張勳的徐州老巢，張勳心腹大將張文生，也率領張勳的定武軍六十四營，不戰而降，迫使張勳唯有通電下野。往後轉赴天津，改「行」做生意買賣。劉喜奎終於逃過了這辦帥逼嫁的一關。

第二個追求劉喜奎最力的北洋軍閥，是爲陸軍部次長陸錦，字秀山，他捧劉喜奎最力，民國六年，北京順天時報舉辦票選戲劇大王、第一童伶、和第一坤伶，選舉的結果是戲劇大王梅蘭芳，第一童伶尙小雲，第一坤伶劉喜奎。那劉喜奎的當選，就由於陸錦的全力支持，爲這件事他還在報紙上受到輿論指責，認爲他不該以陸軍次長之尊，公然狂捧坤伶，有損官箴。劉喜奎當選第一坤伶後，陸錦自居有功，曾經屢次三番的向她求婚，但是落花有意，流水無情，劉喜奎待他祇是虛與委蛇而已。

第三個垂涎於劉喜奎美色的是賣布出身的北洋第三師長，一度出任北政府總統的曹錕，民國七年他任四省巡閱使，聲勢顯赫，一時無兩。爲了想獨佔美艷親王劉喜奎，他在劉喜奎家人和親友身上花了將近十萬大洋，却是仍然無法一親芳澤。劉喜奎爲逃避曹錕的糾纏，還曾一度輟演，躲到曹錕勢力難及的天津租界。祇不過，三年以後，到了民國十年十二月十九日（陰曆十一月二十一日），曹錕在北京過他的六十歲生日，唱了三天堂會戲。戲唱完了，曹錕竟然露出獍獍面目，逞強施暴，把主角之一的劉喜奎硬留下來，辣手摧花，宛轉嬌啼，

使劉喜奎無從抗拒的違了他的私慾。而將劉喜奎送進火坑的，偏竟是苦戀她多年的陸錦，這一幕宦海醜劇，民初的名記者曾有繪聲繪影，妙到毫頭的描寫，茲予抄錄於次：

先敘曹錕此次壽域宏開，壽筵盛設，其繁華熱鬧，富麗堂皇，不但為千古以來所罕見，就論民國大軍閥的壽禮，也可首屈一指。一星期前，就由經略署傳諭北省著名男女優伶，來保（定）堂會，此時叫天已死，伶界名人，自以梅蘭芳的青衣花旦，堪稱第一流人才，其次如余叔岩之老生，楊小樓之武生，以及程豔秋尙小雲白牡丹小翠花等四大名旦，也都日夜登臺，演唱得意傑作。曹錕出身小販，困苦備嘗，而生性好淫，水陸並進，得意以後，京津男女伶妓受他狼藉者，不可數計。即如此次壽辰邀角，亦最注重名旦，賞賚之重，禮遇之隆，足使部下官兵，見而生妬，聞而咋舌。聽說演戲七天，犒賞達二十萬元。惟五旦所得，在半數以上，即此一端，



張勳復辟，避入本日
大使館的黎元洪

可以想見曹之爲人。但聞曹錕心中，尙不十分滿意，原因近來北京伶人，又有男盛於女之勢，女伶中又鮮出色人才，曹錕撫今思昔，不禁回想起一個舊人兒來。巫山夢杳，故劍情深，自古英雄，未有不憐女兒，洪承疇爲了一個滿妃，助成清代三百年基業，吳三桂失了一位愛姬。斷送有明三百年天下。像曹錕之所爲，也算得深情之英雄，庶幾媲美洪吳，足爲千秋佳話呢。

陸次長急走內線

說起曹錕的情人，大家都該曉得一點，其人非他，便是龍陽才子賈實甫願意做他的草紙月布，冀得常嗅餘



繼黎元洪爲大總統馮國璋

香的劉喜奎兒啊。北京某大學生，因一香面孔，拘罰五十元，喜謂價廉物美。喜奎大名久傳，南北全盛時代，幾乎壓倒梅程，推翻荀尙，餘子碌碌，更不足道。那時京津坤伶勢力，駸駸乎駕男伶而上之，其實所賴者，也不過一個喜奎而已。此外雖有鮮靈芝綠牡丹等數人，究竟無甚出色，所以喜奎一嫁

，轉瞬坤伶聲勢，一落千丈，伶界牛耳，又讓男伶奪去。莫說小小妮子，舉足爲伶界重輕，以視當日曹氏軍界地位，也正未必多讓啦。

喜奎原得陸軍次長陸錦一力捧場，才得一鳴驚人，陸錦因此得爲喜奎入幕之賓。其實喜奎心中，對於這位陸大人，只有厭恨而無戀愛可言，然而陸錦却那能看出美人深心，尚且肉麻當有趣的誇耀大眾，引爲無上光榮。恰值上次曹錕壽辰，陸錦便親送喜奎，前往祝嘏，并唱堂會戲三天，誰知動了曹錕的食指，賞賜之優厚且不消講，還把他留進內院，唱了幾齣祕戲。這一來，才把個陸錦弄得求榮成辱，搔首徬徨。後來又聽說曹大帥極愛喜奎，有納充下陳之說，陸錦更弄得走頭無路，如醉如瘋，逢人便說：「完了完了，糟透糟透。」人家見了，都暗暗匿笑，他也不覺得羞惡。等得壽期已過，人家都告辭回去，只有陸錦，捨不得喜奎，兀自託故逗留，探聽消息。還算他的運氣，此時忽然來了一個救星，却是曹三的正室太太。曹三生性長厚，得志後，不忘糟糠，仍舊敬畏太太，因此太太有權支配內政，查得曹氏唾棄喜奎情形，心中大不爲然。明知喜奎決不喜歡曹三，也不暇徵求曹三同意，趁他出外之時，把喜奎喊來，問了幾句。喜奎竟涕泣陳情，自言已有丈夫。曹太太問丈夫何人？喜奎一時回答不出，只得暫借陸錦牌頭一用，說是：「陸軍部陸大人。」曹太太聽了，回顧侍妾們冷笑道：「你們瞧瞧，老頭兒越發荒唐得不成話了。一則是大員的姬人，二則大家還是朋友咧，虧他做出這等禽獸行爲。」侍妾們也深願太太作主，速把喜奎遣去，免他寵擅專房。大家你一言，我一句的，再三慫恿，曹太太竟大開方便，連夜把喜奎放出府門，還派了一個當差，押送回京。陸錦聞訊之下，喜歡得渾身骨頭都輕飄飄的，好像站立不住一般，因爲他曾幾次三番向喜奎求婚，喜奎總是支吾搪塞，不肯允許，把個陸錦急得不知要怎樣改頭換面，刮膚滷腸，才能博得美人歡心，相持至今，未得結果，如今聽說喜奎在曹宅承認是自己的妻小，不用說，此番回京，必能三生緣定，姻締美滿，倒還十分感激曹三爺玉成之德，緝合之功。預備成婚之後，

供他一個長生祿位，早燒香晚點燈的，祝他千年不老，才能報答鴻慈，稍伸敬意。心中這麼想着，一個身子，却早糊糊塗塗的，趁車回京。一到車站，來不及回家，立刻坐上一部汽車，趕至喜奎家中，誰知一進大門，就有喜奎跟班上來，打了個千，回說，姑娘剛才回來，辛苦得很，預備休養幾天，才能見客，求大人原諒。陸錦萬料不到會掃這一鼻子灰的，早不覺怔怔發起癩來。怔了多時，忽對喜奎家人說道：「你們姑娘難道不曉得是我來了。」家人笑回：「姑娘原吩咐過，什麼客人一概擋駕。」那時候憑他涵養再深一點，也萬萬受不了，心中一忿，不禁厲聲叱道：「胡說！我是你們姑娘將來的老爺，又不是客人，難道還要你們姑娘怎樣招待不成？我和他既是自家人，原用不着你們通報的，還是自己進去，等我問清了你們姑娘，再打斷你的狗腿子。」說罷，氣匆匆地向着喜奎臥室便走。家人明受喜奎吩咐，單要拒絕陸大人，但這等說話，是斷斷不敢說出來的。如今見他自認爲喜奎未來的男人，不待通報，逕自進去，只得陪着笑臉，再三懇求說：「陸大人既這麼說了，小的原不曉得陸大人和姑娘已有婚姻之約，大家本是自己人，原不能當作客人看待，所以小的倒得罪了。但是姑娘的脾氣，陸大人有什麼不曉得？他既這樣吩咐，小的吃他的飯，斷不能違他命令，就是姑娘將來跟了大人，小的也還要跟去伺候大人和姑娘的。小的今日不敢背姑娘的命令。就是將來也不敢違抗大人的。大人是明白人，有什麼不原諒小的。如今這樣罷，姑娘確因倦極在裏面休息，待小的再去通稟一聲，說是：陸大人到來，想姑娘一定急要見面的，他一定會起來迎接大人，那時却與小的責任無干了。」說罷，又打了一個千，含笑說：「總要大人看在姑娘分上，栽培小的，賞小的一口飯吃。」陸錦見這人說話內行，本來自己深懼喜奎，怕他動怒。因亦樂得趁機收篷，便點點頭說道：「好！好！你快去對姑娘說，并叫他不必起來，大家一家人咧，還用得着客氣麼？」家人應命而去。

佳俏人嬉笑怒罵

不一時只聽得裏邊似有開門送客之聲，陸錦不覺大疑，正思進去一瞧，早見喜奎蓬着頭出來，秋波微暈，粉臉呈紫，一面孔不高興的神氣，口也不開的，就在陸錦對面一張紅木圈椅上一屁股坐了下去。陸錦見了這付情形，又是心愛，又是害怕，早將預備作他丈夫的熱心，放低了一半。却一時打疊不出一句話來作開場白兒，良久良久，才迸出一句話來陪笑說道：「我聽說你回來了，心裏急得什麼似的，趕着來瞧瞧你。偏……」他這下半句，是說偏你又睡了，但是喜奎却不顧他多說，忙着大聲截住道：「哦！你倒急麼？急什麼麼？我又不是你什麼親人？又沒有給人搶了去，何必勞你陸大人這般發急。老實說：我喜奎現在還沒有找到一個替我發急的資格的人咧。承你陸大人的情，倒居然替我發急得這個樣子，我是委實感激得很，只可惜陸大人枉用了這番心機，因為陸大人只配做中華民國陸軍部的次長，還不配做我劉喜奎發急的人咧。」說着，兩隻秋水澄清的眼珠兒，似笑非笑，似瞅不瞅的，朝陸錦有意無意的這麼一陵。

陸錦聽了這番峭刻挖苦的說話，又回想到剛才對他家人說的牛皮，兩兩參證，覺得大不對縫了，眼見着那家人還立在一旁笑嘻嘻地伺候，送茶送烟的正好忙咧。陸錦這一來，覺得比先時遭他拒絕不見的事情，更覺下不來台。但他是多情的人，只會對家人擺大人架子，却沒本領對喜奎行使丈夫的威權，受了這場排揎，還是滿臉含着苦笑，一點不敢動怒。呆發多時，却虧好又想出一句話來。支支吾吾的說道：「這個倒不是我有什麼野心，況且我也不敢……但……但……」一語未曾說出，喜奎忙喝止道：「但什麼！但什麼！昏你的糊塗蛋！本來誰許你有甚野心！你有野心，就該用點氣力，替國家多做點有益之事，替國家東征西討，在疆場上立點汗馬功勞，也不枉國家重用你的大恩，誰許你把野心用到我們脂粉隊中來了。我們又不是中華民國的敵人，用不着你

來征伐。」說到這裏，又禁不住失笑道：「我們又不是中華民國手握兵符經略幾省的軍閥大人，更用不着你這般蠍螫螫的鬼討好兒。」說完了話，笑得氣都回不上來，拿塊手帕子，掩住了她的櫻桃小口，只用那一隻手指兒，指着陸錦。

陸錦這才恍然大悟道：「哦！了不得，原來姑娘爲這事情惱我咧。本來這是我的不是，誰教我拿着姑娘高貴之軀，送給那布販子曹三開心去咧。」他一面說，一面早已上前向喜奎作了一個長揖，只道喜奎一定可以消氣解冤，言歸於好了。誰知喜奎猛地放下臉兒，大聲詫異道：「阿唷！你要死了，作這鬼樣兒幹什麼？我一個唱戲的人，原是不值錢的身子，誰養我，誰就是我的老斗。曹三爺要我唱戲，那是曹三的權力，我去不去，是我劉喜奎本人的主意，與你陸大人什麼相干？怎麼是陸大人送與曹三開心的？這是什麼怪話？這話真正從那話說起哪。」陸錦聽了，只得又退至原位，怔了一歇，方才喟然長嘆道：「罷！罷！總是我陸錦不好。本來姑娘吃這一趟大虧，全是我作成的，也怪不得姑娘生氣。再說姑娘要生氣，倒反不見你我的交情了。」喜奎聽了，不覺笑得打跌道：「你這個人哪，妙極了，虧你從那裏學得這付老臉皮兒，又會纏七夾八的，硬把人家的話意，轉換一個方向兒。我想像你陸大人做這陸軍次長，也沒有多大好處，還不如到上海天津的幾個遊戲場中，做個滑稽派的獨腳戲，或者還有人替你喝一聲彩，那時候我劉喜奎，雖然未必引你爲同志，却不妨承認你是一個游藝行中的同道。那就賞足了面子了。」陸錦見他怒氣已解，因也笑說：「能穀做姑娘的同道，誰說不是天大的臉子，強如做陸軍次長多了。」喜奎正在沒奈何他，却有天津戲園中派來和喜奎接洽唱戲條件的人，上門求見，喜奎乘機說一聲：「對不住，陸大人！請你坐一歇，我有事情，失陪了。」不等陸錦回言，便向外而去。

陸錦見他珊珊出去，大有翩若游龍之概，不覺看得出神起來，良久良久，才自言自語的太息道：「唉！這

小妮子恁他個強，教我也沒法子奈何他了，只有等將來嫁了過去，再慢慢地勸導他罷。」說罷，抬起頭來一看，只見原先那家人，還立在一邊伺候呢，陸錦一張紫膛色的臉上，竟也會泛出一層紅光。等了一回，見喜奎還沒進來，自覺乏味，便立起身來，說道：「我走了。姑娘這幾天興致不好，你們都好好的伺候，將來過我家去，我都要重重提拔，像你這般內行，還得保舉你做個縣知事哩。」那人聽了，趕着打個千，再三道謝。

崔承熾獨佔花魁

陸錦回到部中，再想着喜奎相待情形，忽然記起喜奎在房中送出的客，不知究竟是什麼人，不要真是自己一個情敵麼？若照喜奎以前情形，和自己待他的許多好處，喜奎又有承認作我家眷的宣稱，那麼，斷不至於再有外遇。然而事情究有可疑，非得澈底調查一下，斷不能消此疑竇。想了一回，忽然想到一個人來，心中大喜，忙喚當差的，快去警監衙門把李督察員請來。這李督察，原是陸錦私人，是一個專跑妓院，喜交伶人的有趣朋友。陸錦用到這人，可謂因才器使。當下李某到來，便把這事委託了他。這人却真個能幹，不上三天，便給他偵查得詳細，回來從直報告。陸錦才知喜奎心中，除了本人之外，還有一個情深意摯的崔承熾。陸錦得了報告，中心大憤，恨不得立刻找到喜奎，問他一個私通小崔的罪狀。并要詰問他小崔有甚好處，得他如許垂青。論勢力，本人是陸軍次長，小崔不過內務部一個小小司員。論財力，本人富可敵國，小崔是靠差使混飯吃的窮鬼。論過去歷史，本人對於喜奎，確有維持生活，捧他成名大恩，崔承熾對他有何好處，雖然無由而知，但是無論如何，總也越不過本人前頭去。照常理論，喜奎有了本人，生活名望，地位聲勢，已經足敷有餘，何必再找別人。想來想去，總想不出喜奎喜歡承熾的理由來。因又想到唱戲的人，免不得總有幾個客人，那小崔兒是否和喜奎有特別交誼？喜奎待他的特別交誼，是否比本人更好？抑或介於齊楚，無所軒輊？再或小崔認識喜

奎，還在本人之前，喜奎因歷史關係，無法推却，不得不稍與敷衍，也未可知，然則喜奎爲什麼又要諱莫如深的，不肯告訴我呢？何以喜奎和我處得這麼久了，我却總沒有曉得一點風聲呢？種種疑團，愈加難以剖解，真是不說破到還明白，說破了，更難明白了。

陸錦從此也無心在部辦公了，一天到晚，只在喜奎家鬼混。喜奎高興時候，也不敢不略假詞色，要是不高興呢，甚至明明在家，也不肯和他相見。好個陸錦，他却真是一個多情忠厚之人，這一下子，他已窺破喜奎和小崔的深情密愛，萬萬不是本人所能望其項背。心中一股酸氣，大有按捺不住之苦，却難爲他涵養功深，見了喜奎，總是勉強忍耐，不肯使他丟臉。如此相持了一個多月，喜奎要上天津去了。照例，應由陸錦侍衛，誰知喜奎此番却堅拒陸錦，勸他多辦公事，少貪風流。又道：「你們做大官的人，應以名譽爲重，不要爲了一個劉喜奎，丟了數十年的官聲」。陸錦見他儘打官話，心中摸不着他的頭腦，但據陸錦之意，却有寧可丟官敗名，不能不陪劉喜奎的決心，因爲喜奎豔名久噪，曾有一個北京大學的學生，爲他發起色狂病來，寄了許多情書給喜奎，喜奎付之一笑，置之不理，那學生急了，竟於散戲之時，候在門口，等得喜奎出來，上車之時，竟自搶上前去，捧過他那嬌嫩香甜的一張圓臉兒，使勁的聞了一個香，只急得喜奎大喊救命，那學生還不敢放手，直等得喜奎的車夫跟包們，圍攏來，將他擒住，他才哈哈大笑的，說道：「好幸運，好幸運，今兒才償了我的心願了也。」衆人才曉得他是一個瘋子，拉拉扯扯的，將他送到警署。警官問明原因，罰了他五十塊錢，他還做了一篇文字，送登報上，說：「劉喜奎香個面孔，只罰五十元，警官未免不公，因爲喜奎是現代絕色，聞香面孔，雖然不比奸淫，也算一親芳澤，區區五十金，罰得太輕了，未免輕視美人。至於本人，却算做了一樁本輕利重的生意」云云。從此喜奎名氣越大，而喜奎的戒備，也比較嚴密。此番陸錦必欲伴送去津，就是這個意思，他倒的確是一番愛惜保護的深心。

無奈喜奎偏不中抬舉，一定拒絕不受。陸錦心中，也覺詫異，不期脫口說道：「那麼，你這趟去津，是用不着人家護送了。那小崔哩，他可跟你同去不呢？」喜奎一聽小崔兩字，憑他膽子再大，意氣再盛一點，也總有些不大得勁起來，登時粉臉飛紅，秋波暈碧，期期艾艾的，一時對答不出。停有幾秒鐘時，方才冷冷的道：「什麼小菜大菜？你說的我全不懂呀。」陸錦見他情虛，益發深信喜奎和承熾，真有密切關係，并料定喜奎赴津，承熾必定充當隨從之職，不覺妬火大熾，五內如煎，但又不忍使喜奎難堪，只得輕輕點頭說道：「小菜自然比大菜好點。你帶了小菜，本來不必再要大菜了。」陸錦一面說，一面瞧喜奎神色十分慌張，大非平時飛揚跋扈能說慣話的情形，便覺得他楚楚可憐，再不能多說一句，却喜奎心中一虛，面色便和悅了許多，對於陸錦，也免不得勉強敷衍，略事殷勤。陸錦原是沒腦子的東西，受此優遇，已是心滿意足，無所不可，那怕喜奎對他說明要嫁給崔承熾了，煩他作個證婚，同時兼充一個大茶壺兒，諒他也沒有不樂於遵命的了。這倒不是作者刻薄之話。只看他經過喜奎一次優待，當夜留他在家中睡了一晚，次日一早，便由着崔承熾護送出發，他倆竟堂堂皇皇親親熱熱的，同到天津去了。陸錦只大睜着眼兒，連送上火車的差使，都派他不着。要知這全是喜奎枕邊被底一番活動之功，竟能弄得陸錦伏伏貼貼，甘心讓步，此而可讓，安知其他一定不可讓呢？

陸秀山借刀殺人

這還罷了，不料從此以後，喜奎對於陸錦，愈存輕鄙之心，同時對於承熾，也越存親愛之意。承熾本是寒士，喜奎常向陸錦索得孝敬，便轉去送給承熾。承熾得此，已比部中新水體面得多，在他本意，這等差使，遠勝內部員司。就是喜奎初意，也打算請承熾辭去內部職務，專替本人編編戲，講講話，也就够了。總因外間名譽有關，未敢輕易言辭，不道兩邊往來的日子久了，形迹渾忘，忌諱毫無，承熾穿着一件猢猻袍子，出入衙

門，常有同事們取笑他，說是劉喜奎做給他穿的。承熾一時得意忘形，竟老老實實，說是喜奎向陸次長要求，送給我的。同事們聽了，有笑他的，有羨慕的，却有十分之九是妬忌他的。因為那時北京正大鬧官災，各大衙門，除了財交兩部是關衙門，月月有薪水可領之外，其他各部，都是七折八扣，還經年累月的，不得發放。人窮得淌水，苦得要命，偏這崔承熾，因兼了這個美差，起居日用，非常寫意，早已弄得人人眼紅，個個心妬。只因他的臉蛋子，原生得不差，年紀又輕，媚功又好，大似老天爺特別垂青，有意栽培，使他享這艷福財運一般。天之所定，誰能易之？因此大家雖有妬心，却也沒法奈何他，此時見他公然說出陸錦贈袍一事，言下并有政府官吏，不及坤伶侍衛之意。把一班窮同事說得面紅色惡，難以爲情起來。於是那那深明大義的人說：「承熾此舉有大罪三：一是瀆辱鄰部長官；二是傲慢本部同事；三是輕蔑政府神聖。至於他本身的品行不端，人格墮落，猶其餘事」等語。

他這題目，來得大了，惹起許多人的注意，一人唱說：千人附和，不上幾天，早已傳入陸次長的耳中，想到自己的衣服，經過意中人的手，間接而披於情敵之身，瀆辱二字，可謂確切不移；而且實際上教自己無顏見人，如此一想，恨不得派遣衛隊，將小崔捉來，立行正法，以爲瀆辱長官者戒。轉念一想，自己和喜奎的事，也不是什麼名正言順的國家大事，更不是陸軍部次長職務內應有之事，小崔在這上頭，欺侮本人，只能算是私人搶風，萬萬不能加他瀆辱官長的罪名。況且此事一經聲揚，小崔果然危險，然而充其極量，也不過削職而止，本人身爲次長，位高望重，若因此而竟被牽動地位，不但事實上拚他不過，而從此名譽掃地，貽笑中外，終身留下一個汗點兒，尤其犯不上算。何況喜奎心中，只愛一個承熾，實際上本人却還叨着他的光兒。因爲承熾之事發表以後，喜奎心中愧懼，反和本人要好得多，本人正想趁此機會，爲得寸進尺之計，若將承熾擊倒，喜奎也和本人作對，那時再想博得美人一笑爲歡，可比登天還難了。如此一想，又覺承熾的地位，不但不可動他

，還該設法保全他才是。這樣兩個相反的念頭，交戰胸中，萬分委決不下，倒把個才大功高的陸次長，弄得如醉如癡，恰如染了神經病兒一般。有時雖在辦公時間，也會自言自語的，說出劉喜奎可憐，崔承熾可辦的兩句話來。惹得陸部全體員司，和陸錦一班同僚，都當作一件趣史，霎時傳遍九城。幸而陸錦爲人忠厚，大家不忍和他爲難，也沒有人去攻訐他。

却有一個司長，和他最有感情，勘透他的隱恨苦衷，替他想了一個借刀殺人之計，勸他到保定走一趟，向曹三爺聲明：「本人並沒有娶喜奎爲妾之意。自從喜奎承大帥雨露之恩，本人身受栽培，尤其不敢在喜奎跟前，稍存非禮之行，致負大帥栽培之德。不料有內部員司崔某，混名小菜的，那廝自恃年輕貌美，多方誘惑，喜奎原不敢忘大帥厚恩，只因小菜屢說大帥身居高位，心存叵測，將來一定沒有好結果，還有許多混賬說話，他能說得出，某却傳不來。因此喜奎息了嫁給大帥的念頭，居然和小菜十分親密起來。大帥軍書旁午，政務勞神，本不敢以小事相告，只因這廝信口造謠，膽大妄爲，不但於大帥名譽有關，且恐因此惹起政府誤會，與大帥發生惡感。在大帥本身，固沒甚關係，倒怕國家大局，發生不良影響，歸根結底，大帥還是不能辭咎，所以專忱過來，稟報一聲，大帥看該如何辦法？」這番說話，委實殺得上絕妙好詞四字。一方面引起曹三的醋心，同時即藉表本人之忠義，一方面爲喜奎留出地步，同時又將曹三的地位，抬得十足。而且立言非常得體，措詞十分大方，了了數言，面面俱到，不但無懈可擊，簡直無語不圓。陸錦受教之後，真有一百二十分的欽佩，難爲他不敢怠慢，在部中請了要公赴保的短假，急急忙忙，趕到保定，會見曹三。

洗澡主任李彥青

曹三自喜奎去後，鬱鬱不樂，忽忽如有所失，屢向各方打聽，也已深悉喜奎未嘗嫁給陸錦，不過假陸太太

三字作個牌頭，幷知陸錦還吃着小崔的虧。心中正在痛恨承熾，憐念陸錦的當兒。可巧陸錦到來，便立刻延見，優予禮貌。陸錦更是喜悅，便將那司長教給的一番話，說了出來，果然惹得曹三又羞又怒，又妬又感，羞是羞喜奎被奪，怒是怒喜奎上當，妬是妬承熾的艷福，感是感陸錦的忠義。陸錦見曹三已被激動，大事可算成功，幷承曹三十分優待，心中歡慰，自不待言。但只對於喜奎方面，猶恐結怨太甚，不能見面。因復再三要求曹三，嚴守祕密。曹三也答應了留陸錦在保玩了三天，比及陸錦辭別回京，早有家報稱曹經略等電請國務院重辦小崔，不料小崔聞訊逃走，據聞已跟喜奎同上天津去了。陸錦聽了，萬不料如此一來，倒成全了他們，反而正式結合起來。喜奎此去，必定嫁與小崔，本人不成了陌路蕭郎，竟連一面之緣，都不可得了麼？心中一急，竟吐出一口血來。過不多日，崔承熾和劉喜奎結婚消息，傳播京津道上，各地報紙，紛紛刊載二人的小照，和結婚的消息，饑注等等。大家當作一件佳話珍聞，甚至有那消息靈敏的報館，竟連帶將曹陸兩方情場角逐，和失敗於小崔之手的一段內幕，也盡情刊布出來。這樣一來，不但陸錦丟盡顏面，就是身居保定，貴為經略的曹三爺，也覺面上無光，心中不樂。但這是小事，他們既託庇於外人，匿身租界，也犯不着再去尋事，一幕三角戀愛公案，就從此作小結束，這是前數年的事情。如今曹三勢力愈盛，身分愈高，此番宏開壽域，男女名伶，羣集一堂，却獨獨見不到心上人兒劉喜奎，你教他如何不感傷追念咧？

曹錕斷却不了情

曹三原是一個直爽長厚的人，心有所思，面子上到遮掩不住，登時長吁短歎的，鬱鬱不樂起來。這一來，別人倒還罷了，只有他那位親信人物，如高凌蔚王毓芝李彥青等，早都慌做一團，大有主憂臣死的意態，還是李彥青比較密切，他原是一個廚子的少爺，說起這廚子的來頭，却也非常小可，因為他的東家，是外號智多星

張志潭張部長的老太爺，曾有人見過他的名片，左角兒上，也寫着一大批官銜，這官銜，却真威赫，凡是張氏父子兩代，在清朝民國歷任的各種銜頭，全都抄了上去。只於官銜之下，加了膳房主任四個小字，下面便是這膳房主任領袖的姓名，列公別笑此公善於扯淡，委實除了少數之少數的幾位真正闊人之外，那批熱中朋友，誰不嘖嘖稱羨，暗暗拉攏？希冀借此作個終南的捷徑，可以親近張氏，營謀差缺。後來這位李主任李老太爺，終於犯了招搖納賄的罪名，被張老太爺驅逐出來，幸而他的少爺李彥青，亦已出山任事，在一家浴室內充當扞脚專員，還兼擦背事宜，本來每月收入，亦頗可觀，不料這位李專員的運氣，却比他老太爺好得多，不曉以何因緣，見賞於這位四省經略大人曹三爺，一見傾心，三生緣訂。曹三爺一度出浴，就把這李專員帶回公館，兩個人要好到了不得。不但曹三爺出浴時候，少他不得，甚至起居食息，隨時隨事，都有非他不可之勢。李專員得此際遇，正是平地一聲雷的，大抖特抖起來，那時他的頭銜，又換過了，本來是普通浴室的扞脚員，現在却升做經略府的洗滌主任。另外還有曹大經略提拔他什麼副官咧，參議咧。處長咧？種種道地官銜，那倒的真是北洋政府的薦簡職銜，並不是小子開的頑笑了。列公聽到這裏，或者有人奇怪，以為一個扞脚出身的人，怎麼能够置身仕版呢？殊不知英雄出身，原本越低越好。李彥青一生事業而論，此時還不過發軔之始，將來的富貴功名，真是未可意料。若照列公這等小見，只怕還要驚駭欲絕咧。

由絢爛歸於平淡

再說李彥青做了曹大經略身邊最最寵信之人，自有許多攀附的人，一般的稱他李大人李老爺，稱他老子是老太爺，還有和他同事之人，因求他在曹三面前吹噓幾句。也有和他拜把子，稱兄弟的。彥青志得意滿，自不消說，只有兩處地方，還不能十分討好，一個是吳大帥吳子玉（佩孚）生性正直，最恨這等宵小之徒。常說曹

大帥的事情，全是這班狐狗攪壞，言下之意，還不專指彥青一人。惟有曹三的正室太太劉夫人，罵得最為刻毒，他曾當着許多人的面，把彥青喊去，拍案大罵，彥青素知曹三天不怕，地不怕，單單敬怕這位太太，他也只得以曹三之心爲心，跟着敬長太太，受了罵，兀自不敢聲辯，只有唯唯稱是，諾諾連聲。叩了個頭，含悲帶淚的出去。

如今却說李彥青探明曹三意旨，知他故劍情深，不忘喜奎，若是別的事情，只消他一聲吩咐，自有許多能幹的人，奪着奉承，那怕殺人放火，也得趕着替他辦好，只因這喜奎，是曹三心愛之人，喜奎一來，却於彥青本身，有點關鍵，因此倒正言勸諫道：「大帥身繫天下安危，爲時局中心人物，犯不着爲了劉喜奎這個小狐狸子，想壞了貴體。依理而論。喜奎雖已嫁人，亦可設法弄來，只消等他來華界時候，一輛汽車，迎接了來，還怕不是太帥的人？諒那崔家小子，也不敢怎樣無禮。但聞喜奎嫁人以後，已得乾血癆症，面黃肌瘦，簡直不成人樣兒了。大帥弄了回來，也不中意的，何必負着一個却奪人妻的名聲，弄這癆病鬼回來。而且太太曉得了，又是洩氣。天下多美婦人，大帥若果有意納寵，小的將來親赴津滬，挑選幾個絕色美人，替大帥消遣解悶。纏勾多時，把個英雄領袖的曹虎威，攪得喘吁吁地，笑而叱道：「小子虧你說得出來，滾罷，啞要出去了。」說罷，振衣而起。彥青忙着伺候他穿衣，帶帽，將他打扮好了。這曹三自去幹他的公事，從此再也不提劉喜奎三字。這曹三和喜奎的關係，總算斷絕於李彥青之口，喜奎要是得知此事，還不曉要怎樣感謝他咧。」

這一段文章着實寫得痛快淋漓，入木三分，將軍閱嘴臉，紅伶委屈，一股腦兒抖了出來。祇是，根據筆者所獲的資料，還有一些可資補充的地方：陸錦和劉喜奎相識甚早，因爲他們同鄉同里，算得上是老鄉親，劉喜奎家貧務農，陸錦的父親曾在天津縣衙門充任吹鼓手。劉喜奎跟崔承熾結婚以後，陸錦輾轉的聽到外間傳說，據說劉喜奎曾公然語人：

「陸大人一心娶我作他的二房，叫他做夢也休想，甯說二房了，便明媒正娶的我當他太太，我也不幹。咱們家從前固然是窮些，却也是耕讀傳家。他呢，哼哼，衙門口吹鼓手的兒子罷咧！」

這些話未必就是劉喜奎說的，多半是有人懷着酸葡萄心理，也用上了借刀殺人嫁禍東吳之計，激怒陸錦，對劉喜奎和崔承熾小兩口兒有所不利。陸錦聽後果然氣忿不已，認爲劉喜奎不該揭他的底。民國十三年一月十五日，孫寶琦任內務總理，陸錦陞任陸軍總長，他立刻就撤了崔承熾的差。崔劉就此在天津定居，靠劉喜奎的一點私蓄維持生活，但是兩人結合不到一年，崔承熾便忽罹暴病不治身亡。這裏頭有沒有什麼隱情，那就很難考查了。崔劉的愛情結晶品是一個男孩。劉喜奎自從崔承熾一死，便洗卸鉛華，守寡撫孤，平日不出戶，尙且杜門謝客。關於這一點，「中外」六卷六期田維平先生一文中記述甚詳。劉喜奎的由絢爛歸於平淡，適足以證明她是色藝德三者具備的人海奇女子。